



《聊斋志异》  
妇女形象  
作品评注

中州书画社

《聊斋志异》妇女  
形象作品评注

胡忆肖 毕敏

中 州 书 画 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《聊斋志异》中除寓言、小品外，以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约占半数以上，是《聊斋志异》中的精彩篇章。本书从中选出各类代表作六十三篇加以简评和注释，可供文学爱好者欣赏，也可供教学与研究参考。

## 《聊斋志异》妇女形象作品评注

胡忆肖 毕 敏

责任编辑 弦 声

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 印张 237千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1,900册

统一书号 10219·37 定价 1.48元

## 序 言

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借谈狐说鬼，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的现实生活，深刻地描绘出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，洋溢着进步的、民主的精神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女性生活在人间的底层，她们的痛苦擢发难数。蒲松龄的“孤愤”心情和“寄托”情怀，使他首先注意到妇女的生活状况。《聊斋志异》约五百篇作品，除去寓言、笑话、速写外，真正称得上小说的约有二百篇，其中描写女性的作品占一半以上！作家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，用那枝生花妙笔，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，创作出一批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。

追求婚姻自由，蔑视和反对封建礼教，珍视爱情，这样的女性是《聊斋志异》中描写最多的一类。如《青梅》、《白秋练》、《陈云栖》等，就是如此。这一类女性形象中，还有坦荡爱笑的婴宁，温情体贴的翩翩，多情守信的嫦娥，以及香玉、鲁公女等等，都以十分鲜明的个性，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反抗。在蒲松龄笔下，这些女性最后都获得幸福的归宿。这是作家的理想。在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，男女青年自由结合的可能性是极小的。

蒲松龄正是通过这些妇女的不同遭遇，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、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。

在众多的女性形象中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反对封建黑暗势力欺凌压迫的女性。她们有的本身直接遭受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爪牙的迫害，有的是自己的亲友遭到残害。她们的性格、思想在斗争中得到了较好的表现。例如，《梅女》、《窦氏》、《侠女》等篇，描写了女主人公依靠自身的力量同封建势力进行较量，展现了她们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性格特征。

红玉的情人冯相如一家受到宋御史的残害，父死妻亡，不能伸冤，后来得虬髯客帮助，杀死宋御史父子，报了大仇。红玉虽然不能象虬髯客那样替冯相如杀仇，但却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冯相如，使他重建家园。张鸿渐在“势力世界”中辗转逃亡，靠了舜华的帮助保全了一条性命。蒲松龄通过对红玉和舜华的描写，一方面深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，同时也赞扬了她们的良好品德。

蒲松龄还刻画了一批自主性很强的女性。例如《嘉平公子》中的温姬，开始时主动追求嘉平公子。后来随公子回家后，公子的父母费尽心机想赶她出门，但她根本不予理会。但是当她发现嘉平公子虽有堂堂外表，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大草包时，就不待驱遣，决然离去。《葛巾》中的少女葛巾，本是真心实意爱常大用，后来常大用怀疑葛巾的身份，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和自尊心，她毅然离去。蒲松龄是用赞赏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妇女的。针对常大用对葛巾的怀疑，他责备

说：“以花当夫人，况真能解语，何必力穷其原哉？惜常生之未达也！”这些人物形象渗透着作家对生活的一定认识和见解。

此外，蒲松龄也写出了许多聪明能干、机智过人的女性。如扶危济困的乔女（《乔女》），聪明伶俐的芳云、绿云（《仙人岛》），心灵手巧的绩女（《绩女》），能言善辩的狐娘子（《狐谐》），等等。

无可否认，《聊斋志异》里面还有另一类女性，如邵女（《邵女》）、珊瑚（《珊瑚》）、尹氏（《马介甫》）、江城（《江城》）等，这些女性，有的屈从于悍妇的淫威，有的则身体力行地实践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“孝道”，有的本身就是乖张、狠毒的悍妇。通过她们的言行，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封建时代某种真实的社会生活，但是就其思想意义来说，消极的成分却占主导地位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还有这样一类女性形象，作品通过此类形象反映了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，表达了作者当时难以明确表示的思想。属于这一类作品的，有《公孙九娘》、《林四娘》等。前者通过对鬼女公孙九娘的描写，揭露了清王朝对于七起义的残酷镇压；后者则反映了蒲松龄的民族情感。

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，蒲松龄接触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。这些女性形象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，流传不朽，是因为作家除了敏锐的思想见解之外，还运用独特的艺术方法，作了呕心沥血的“无限经营”。

蒲松龄塑造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法，就是为他的主要人物安排一系列变幻奇巧的情节，造成波澜起伏的故事来展现人物的性格风貌。以《庚娘》为例，作品写金大用与妻子庚娘及家人南迁。途中金大用父子三人被王十八推坠入水。庚娘看得明白，但并不惊慌。她跟随仇人到金陵王家，采取巧妙的办法，不但避免了王十八的玷污，还将王灌醉杀死，然后投水自尽。人们敬仰她的贞烈，下葬时为之“珠冠袍服”，陪葬品十分丰富。写到这里，作家再交代落水后的金大用。他遇救脱险，行船过镇江，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很象庚娘；试探的结果，真是庚娘！原来庚娘下葬不久即被盗墓发棺，实际上她并未死亡，并且又一次运用计谋，脱离了险境。作品的情节曲折至极，每至一处，初则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，继则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作品正是在离奇的情节中，展现了庚娘智慧的头脑、机变的性格特征。同时，作品也在曲折的故事发展中，揭示了当时吏治的腐败以及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。《宦娘》这篇作品，题目叫《宦娘》，着意写的也是宦娘，但作品却以许多篇幅写温如春与葛良工的结合。这个过程写得离奇变幻，最后谜底揭开，促成二人如愿以偿的就是宦娘！整个过程虽然没有一句提到她，但作品所要歌颂的正是她——借温葛二人复杂的爱情纠葛，表现宦娘热爱艺术、珍视友情的优美情怀。

异物的人格化，使一些花妖狐魅、虫鱼鸟兽取得人类的特征，这是《聊斋志异》塑造女性形象经常采用的一种艺术方法。前人称这种方法是“聊斋说鬼狐，即以人事之伦次，

百物之性情说之。”说通俗一点，就是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许多女性，大都是鬼狐花鸟等异物的化身，但这些异物全都具备了人的感情、人的个性，以致使读者感到“多具人情，和易可亲，忘为异类”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。在《林四娘》这篇作品中，蒲松龄通过对林四娘这个艺术形象的描写，非常含蓄地抒发了明亡之恨。据考证，林四娘所说的衡王府在山东青州，青州的陷落、衡王府的破败，是清兵攻掠的结果。如果让现实中的人直叙胸臆，不仅当时的情况不允许，而且也难于塑造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。作家让死了十七年的林四娘现身说法，使她具有活人一样的思想感情和才能，却又有某些死鬼的特征。正是这样一个外貌美丽、思想深沉、歌喉美妙的泉下姑娘，才能够用她的语言、歌声深深地表达她对明朝灭亡的怨恨。这是现实中的人无法做到的。

有一位论者这样写道：《聊斋志异》中“所表现的男女、夫妇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属之间的调笑谐谑，何等入情入理，绘声绘形，出神入化，这是从以前的红娘，以后的凤姐口中都没有听到的，随你说它是什么鬼神妖异，它都是存在于你我之间，为你我所喜爱，所想达到而达不到，增长你我的聪明智慧，使你我的灵魂崇高起来……神鬼妖异是外衣，是形式”（聂绀弩《中国古典小说论文集》）。这段话说得极好。“异物”的确是外衣、形式。作家依靠这种外衣、形式，让他的笔不受严酷的现实的限制，自由地塑造一系列动人的艺术形象，寄托和抒发他的思想感情。

描写和渲染客观环境，使人物的性格特点与环境相互融

合，相互比照，这也是蒲松龄塑造女性形象时喜欢采用的一种艺术方法。《婴宁》这篇作品最能体现这一特点。跟《聊斋志异》的许多篇章一样，题目叫《婴宁》，作品的主要人物也是婴宁。可是婴宁只在开头闪现了一下，此后即写王子服的思念、追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惜墨如金的蒲松龄却以大段的文字写自然环境。从大的范围写到小范围，从群山写到村落，从村落写到婴宁的家。整个环境幽僻雅致。婴宁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她的无拘无束的性格，她的天真烂漫，都与这样的环境有密切关系。除了室外环境，作家还进一步写室内环境净洁美好，这与婴宁的外貌内心又完全一致。在描写环境时，又特别注意写花。全篇写花的地方有十多处，这是因为婴宁特别爱花。写环境、写爱好的同时，作家又突出地写她的性格特点——笑。笑与环境、笑与鲜花互相映衬，使婴宁显得更加美丽、开朗、纯洁，一个天真活泼、美丽动人而又单纯可爱的少女形象被成功地塑造出来。《王桂庵》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。芸娘生长活动的环境是一个江村，那优美的环境有助于养成她不慕钱财的高尚品德，养成她庄重节烈的性格。环境的描绘，对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。

突出地描写人物的性格特点或兴趣爱好，达到体现人物性格、心灵的目的，这是蒲松龄塑造女性形象常用的又一种方法。《小翠》这篇作品，集中描写小翠的憨跳嬉戏，《绿衣女》则塑造了一个漂亮深情的女性和一个柔弱娇细的绿衣女性形象。《白秋练》则着重写白秋练对于诗歌的热爱，显

示她的性情的高雅；《宦娘》中反复描写宦娘对琴筝的爱好，表现出她追求艺术的高尚感情。

蒲松龄苦心经营，塑造了一百多个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女性形象。这些宛如生人的形象，没有一个是雷同的，她们之间面貌各异，性格、经历也不相同，既有那个时代女性的共同特征，又各有独特的个性。蒲松龄通过这些女性形象，深刻细致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矛盾，揭示出晚期封建社会的广阔画面，生动地再现了生活在重重压迫下的女性的风格面貌和思想品德。蒲松龄逝世不久，曹雪芹便诞生了。《红楼梦》的问世大约比《聊斋志异》晚了六十余年。《红楼梦》也是极为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女性形象。如果可以比较的话，就描写的全面、细腻、深刻这些方面来说，作为短篇小说的《聊斋志异》自然比不上鸿篇巨制的《红楼梦》。但是蒲松龄的生活经历显然与曹雪芹不同，因之《聊斋志异》的女性就其阶级和阶层来讲，似乎要比《红楼梦》广泛一些，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封建社会绝大部分妇女的生活状况。以短篇小说而论，那么封建时代描写女性的作家，便没有那一个能和蒲松龄相比了！

应该指出的是，和一些优秀古典作品一样，《聊斋志异》中除了精华之外，还有一些封建糟粕。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一个是宣扬佛道迷信。如在《鲁公女》、《林四娘》等作品中，就提倡信佛念经可以修来生之说；在《梅女》、《吕无病》等篇中，对典史、王天官之女的惩罚，强调的就是因果报应。另一个是鼓吹封建道德。《邵女》一文表现最

为明显。作家通过邵女这一形象所阐述的，正是安命守分、  
逆来顺受的说教。对于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这些糟粕，我们应  
该加以批判和剔除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娇 娜   | ( 1 )   |
| 青 凤   | ( 9 )   |
| 婴 宁   | ( 15 )  |
| 莲 香   | ( 25 )  |
| 鲁公女   | ( 35 )  |
| 连 城   | ( 40 )  |
| 翩翩    | ( 46 )  |
| 青 梅   | ( 50 )  |
| 花姑子   | ( 57 )  |
| 绿衣女   | ( 64 )  |
| 荷花三娘子 | ( 67 )  |
| 菱 角   | ( 71 )  |
| 宦 娘   | ( 74 )  |
| 嫦 娥   | ( 79 )  |
| 神 女   | ( 87 )  |
| 长 亭   | ( 94 )  |
| 胭 脂   | ( 101 ) |
| 阿 纤   | ( 114 ) |
| 瑞 云   | ( 119 ) |

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晚 霞 | (123) |
| 白秋练 | (128) |
| 竹 青 | (136) |
| 陈云栖 | (140) |
| 香 玉 | (147) |
| 王桂庵 | (153) |
| 聂小倩 | (158) |
| 侠 女 | (166) |
| 红 玉 | (172) |
| 连 琐 | (179) |
| 商三官 | (185) |
| 庚 娘 | (189) |
| 鸦 头 | (194) |
| 伍秋月 | (200) |
| 窦 氏 | (205) |
| 小 谢 | (209) |
| 细 侯 | (216) |
| 梅 女 | (219) |
| 张鸿渐 | (225) |
| 纫 针 | (232) |
| 阿 霞 | (237) |
| 云翠仙 | (241) |
| 霍 女 | (247) |
| 葛 巾 | (254) |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嘉平公子..... | (261) |
| 房文淑.....  | (264) |
| 狐 谐.....  | (267) |
| 姊妹易嫁..... | (271) |
| 辛十四娘..... | (275) |
| 颜 氏.....  | (284) |
| 仙人岛.....  | (288) |
| 小 翠.....  | (297) |
| 细 柳.....  | (304) |
| 丑 狐.....  | (309) |
| 凤 仙.....  | (312) |
| 绩 女.....  | (319) |
| 乔 女.....  | (323) |
| 素 秋.....  | (327) |
| 仇大娘.....  | (334) |
| 张氏妇.....  | (343) |
| 邵 女.....  | (345) |
| 吕无病.....  | (353) |
| 公孙九娘..... | (360) |
| 林四娘.....  | (367) |

## 娇娜

孔生雪笠，圣裔<sup>[1]</sup>也。为人蕴藉<sup>[2]</sup>，工诗。有执友<sup>[3]</sup>令天台，寄函招之。生往，令适<sup>[4]</sup>卒。落拓不得归，寓普陀寺，佣为寺僧抄录。寺西百余步，有单先生第。先生故公子<sup>[5]</sup>，以大讼萧条，眷口寡，移而乡居，宅遂旷焉。

一日，大雪崩腾，寂无行旅。偶过其门，一少年出，丰采甚都<sup>[6]</sup>。见生，趋与为礼，略致慰问，即屈降临。生爱悦之，慨然从入。屋宇都不甚广，处处悉悬锦幕；壁上多古人书画。案头书一册，签<sup>[7]</sup>云：《琅嬛琐记》。翻阅一过，俱目所未睹。生以居单第，意为第主，即亦不审官阀<sup>[8]</sup>。少年细诘行踪，意怜之，劝设帐<sup>[9]</sup>授徒。生叹曰：“羁旅之人，谁作曹丘<sup>[10]</sup>者？”少年曰：“倘不以驽骀<sup>[11]</sup>见斥，愿拜门墙<sup>[12]</sup>。”生喜，不敢当师，请为友。便问：“宅何久锢<sup>[13]</sup>？”答曰：“此为单府，曩以公子乡居，是以久旷。仆皇甫氏，祖居陕。以家宅焚于野火，暂借安顿。”生始知非单。当晚，谈笑甚欢，即留共榻。昧爽<sup>[14]</sup>，即有僮子爇炭于室。少年先起入内，生尚拥被坐。僮入白：“太公来。”生惊起。一叟入，鬓发皤然，向生殷谢曰：“先生不弃顽儿，遂肯赐教。小子初学涂鸦<sup>[15]</sup>，勿以友故，行辈视之也。”

已，乃进锦衣一袭，貂帽、袜、履各一事。视生盥栉<sup>[16]</sup>已，乃呼酒荐饌<sup>[17]</sup>。几、榻、裙、衣，不知何名，光彩射目。酒数行，曳兴辞<sup>[18]</sup>，曳杖而去。餐讫，公子呈课业，类皆古文词，并无时艺<sup>[19]</sup>。问之，笑云：“仆不求进取也。”抵暮，更酌曰：“今夕尽欢，明日便不许矣。”呼僮曰：“视太公寝未；已寝，可暗唤香奴来。”僮去，先以绣囊将琵琶至。少顷，一婢入，红妆艳绝。公子命弹湘妃<sup>[20]</sup>。婢以牙拨勾动，激扬哀烈，节拍不类凤闻。又命以巨觴行酒，三更始罢。

次日，早起共读。公子最惠<sup>[21]</sup>，过目成咏，二三月后，命笔警绝。相约五日一饮，每饮必招香奴。一夕，酒酣气热，目注之。公子已会其意，曰：“此婢为老父所豢养。兄旷邈无家，我夙夜代筹久矣。行当为君谋一佳耦。”生曰：“如果惠好，必如香奴者。”公子笑曰：“君诚‘少见而多所怪’者矣。以此为佳，君愿亦易足也。”居半载，生欲翱翔<sup>[22]</sup>郊郭，至门，则双扉外扃。问之。公子曰：“家君<sup>[23]</sup>恐交游纷意念，故谢客耳。”生亦安之。

时盛暑溽热，移斋园亭。生胸间肿起如桃，一夜如碗，痛楚吟呻。公子朝夕省视，眠食都废。又数日，创剧，益绝食饮。太公亦至，相对太息。公子曰：“儿前夜思先生清恙<sup>[24]</sup>，娇娜妹子能疗之。遣人于外祖母处呼令归，何久不至？”俄僮入白：“娜姑至，姨与松姑同来。”父子疾趋入内。少间，引妹来视生。年约十三四，娇波流慧，细柳<sup>[25]</sup>生姿。生望见颜色，嘖呻顿忘，精神为之一爽。公子便言：“此兄

良友，不啻胞<sup>[26]</sup>也，妹子好医之。”女乃敛羞容，掄<sup>[27]</sup>长袖，就榻诊视。把握之间，觉芳气胜兰。女笑曰：“宜有是疾，心脉动矣。然症虽危，可治；但肤块已凝，非伐<sup>[28]</sup>皮削肉不可。”乃脱臂上金钏安患处，徐徐按下之。创突起寸许，高出钏外，而根际余肿，尽束在内，不似前如碗阔矣。乃一手启罗衿，解佩刀，刃薄于纸，把钏握刀，轻轻附根而割。紫血流溢，沾染床席。生贪近娇姿，不惟不觉其苦，且恐速竣割事，偃傍不久。未几，割断腐肉，团团然如树上削下之瘰<sup>[29]</sup>。又呼水来，为洗割处。口吐红丸，如弹大，着肉上，按令旋转：才一周，觉热火蒸腾；再一周，习习作痒；三周已，遍体清凉，沁入骨髓。女收丸入咽，曰：“愈矣！”趋步出。生跃起走谢，沉痾<sup>[30]</sup>若失。而悬想容辉，苦不自已。

自是废卷痴坐，无复聊赖。公子已窥之，曰：“弟为兄物色<sup>[31]</sup>，得一佳耦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亦弟眷属。”生凝思良久，但云：“勿须。”面壁吟曰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<sup>[32]</sup>。”公子会其指<sup>[33]</sup>，曰：“家君仰慕鸿才，常欲附为婚姻。但止一少妹，齿太稚。有姨女阿松，年十八矣，颇不粗陋。如不见信，松姊日涉园亭，伺前厢，可望见之。”生如其教。果见娇娜偕丽人来，画黛弯蛾<sup>[34]</sup>，莲钩蹴凤<sup>[35]</sup>，与娇娜相伯仲也。生大悦，请公子作伐。公子翼日自内出，贺曰：“谐矣。”乃除别院，为生成礼。是夕，鼓吹阗咽<sup>[36]</sup>，尘落漫飞，以望中仙人，忽同衾幄，遂疑广寒宫殿，未必在云霄矣。